



龍筋鳳髓判卷下

唐張鷟天成撰

脩史館二條

監脩國史劉濟狀稱脩史學士李吉甫多行虛飾不據實狀有善不勸有惡不懲得財者入史無財者刪削褒貶不實非良史之體

觀龍演卦未聞記事之書學鳥爲文始立載言之典平林鬼哭經籍所以鬱興中山兔悲翰墨由其駿發紀功紀過沮誦肇之於前繫月繫時遲任蹤之於後莫不懲惡

勸善激濁揚清千載觀其昏明一字成其
褒貶吉甫提油藏室握葉詞林遵直筆於
南史跨高蹤於東觀理須抑揚訓誥斟酌
典謨辯而不華質而不俚退不隱惡慕周
舍之堅貞進不虛美追揚雄之故事何得
文隨意曲筆逐情偏非左氏之三家有劉
公之一弊密會王道之輩聞而不言潛濟
生人之徒捨而不錄阿附宰相貴虛飾以
佞一時諂事明君尚虛名而誇六國貪迷
冠冕遺衛霍之元勳競叙婚姻忘良平之

上策有青鳧之鏹則倍事揄揚之黃鳥之

金則輒加刪削就腐刑於漢室便作謗書

司馬遷犯罪請就腐刑以脩史記懷恨三帝紀多缺後漢欲殺蔡邕為漢史
司徒王允曰武帝不殺司馬遷流謗言於今遂殺邕

求斛米於梁州輒成佳傳

陳壽謂丁梁州曰君可以千石米表見借為君為佳傳

丁不與亦不為毀譽在已高下由心異班彪之正色

乖董狐之直道有奸雄之性無良史之才
徒索國經宜從屏退

著作郎楊安期學藝淺鈍文詞疎

野凡脩書不堪行用御史彈才不

稱職官失其人掌選侍郎崔彥既

虧清鑑並請貶退

著作之司藝文之府既藉賢良實資英俊
自非干寶瞻學無以措其鋒穎孫盛宏詞
詎可塵其簡牘安期才無羊古學未全今
性無異於朽木文有同於弊帚畫虎爲犬
疎拙有餘刻鳳爲鴟庸才何甚文詞蹇鈍
理路乖疎終取笑於牛毛徒自矜於鷄口
崔彥位參藻鏡職掌權衡未分麟鹿之殊
莫辨梟鸞之異投鼠尸於玉府有穢奇珍
擲魚目於珠叢深輕寶物璧士之追蹇兔

罕見成功音人之配瞎驢自然俱敗選曹
簡西秘局清高理宜放還以俟來哲

金吾衛二條

左金吾衛將軍趙宜檢校街時大
理丞徐述鼓絕後於街中行宜決
二十奏付法述有故不伏科罪

中尉掌微起自秦朝郎將百街行於漢制
禦曹執革彫輪光紫陌之前武庫禁兵緹
騎拂紅塵之外鸞弧壯月肅二盈衢挺劍
含霜輝二滿路辛慶忌之威重乃應斯榮

漢光武之微時猶欽此職趙宜名叅列侯
務總戎略躡賈復之前規追寇恂之舊軌
乳虎之號響溢於京畿蒼鷹之鳴聲充於
輦轂既而鯨鍾隱二路絕行人鶴鼓襲二
街收馬跡徐逖躬霑士職名屬法官應知
玉律之嚴頗識鈞陳之禁豈有更深夜靜
仍縱轡於三條月暗星繁故揚鞭於五劇
前途尚遠歸望猶賒未侵豹衛之司忽犯
獸冠之吏既缺瓜田之慎便招楚撻之羞
付法將推狀稱有故但犯夜之罪唯坐兩

條被捉之時曾鞭二十元犯已從決訖無
故亦合停科罪既總除固宜從釋

右金吾郎將韋謙於清化坊屠兒
劉忽索肉不得決四十禁經一月
忽男於左臺云咆哮無上下禮

韋謙五霸貴緒三輔名家忝司陰識之斑
謬總朱浮之任不能恪勤守職庶慎當官
未懸主簿之魚頻窺亭長之肉貪婪之性
無愧於惟鴉鬻餐之情有同於相鼠庖丁
之室屢被侵欺朱亥之門恒遭刻削徐季

才之耿直詎肯庶幾韓安國之疎通曾何
仰止馬防名德雖未可追崔琰芳聲去之
匪遠天津橋內寔歸左衛之麾清化坊中
豈是西曹之管越司侵職自有正條不合
箠拷非無舊式依檢騰凌無驗未可全科
設令咆哮不虛止從凡鬪宜從犯狀據法
論刑

左右羽林衛二條

本衛狀頃者內有警急羽林將軍
敬偉不避危險斫門斬關誅鋤逆

賊肅清宮禁元功盛勳合加旌賞
期門騎士五營驍健之夫羽林孤兒六郡
良家之子旣兼都尉寔號嚴郎甘延壽之
武勇傳介子之趨捷如貔獷烈莫之與爭
如鶡衝飛死而無退邾鄧彪貴胄竇固名
家豈可濫廁戎麾叨居武林頃者鷓臬反
噬蜂蠆成妖釁發牀蓐之間災生肘腋之
下虹穿白日星孛紫微時驚觸蕊之虞遽
有獻圖之變敬偉不承制勅輒入宮闈騎
列青規兵交黃屋犯龍苑之禁尚拱嚴刑

斬鹿門之關猶思干犯豈有白鷗飛閣列
闔長驅玄武仙樓衝扉直進侮弄兵器震
動乘輿論功雖則可嘉議罪便當不敬以
勤補拙終過重而勞輕以力酬憊即罪大
而功小何者經綸祕筭不忤於密圖君臣
恒規理存乎大體故勃鞞斬袂晉王納其
忠管仲射鉤齊桓任為相怒封雍齒勸一
志於人臣泣斬丁公懲兩端於軍將馮陵
述命竟守前榮里克施恩便招后譴春秋
之明誠今古之崇規勞不足稱罪宜先結

又田達當討救之際索馬不與拒
門不開覆奏往來宜失機速合處
極法不伏

田達襟神勁烈志節堅貞天子之腹心皇
朝之牙爪鷄鳴高樹風雨不易其音麀尾
長松冰霜不改其操一兵一馬咸待竹符
門閉門開皆憑木契循環覆奏務在從真
倉卒輒來焉知非詐薛廣斷鞅情發於衷
郅憚拒門意無非惡一心可以事百主百
心不可事一君苟不踐於斜途固無虧於

正道衛綰敦實謹厚見稱王陵朴沉真專
可尚宜除舊過不奪前班則沮勸有歸政
刑無失

左右衛一條

左衛狀稱駕幸西京訴事人梁瓌
衝二衛仗遂被翊衛張忠以刀斫
折右臂斷瓌徒不伏

肆觀群后列聖所以乘時五載一巡明主
以之順動周穆八駿車轍匝於寰區夏啓
二龍騎跡光於禹縣漢家簫鼓屢向汾河

魏帝鳴鸞式臨譙郡皇上俯從中路幸望
西畿萬騎皎而星羅六軍發而雷動江騰
海運擁列缺以前驅霧集雲屯命蒙公而
啓路張忠家乘積閣業盛良弓非無大樹
之榮實有小棠之蔭公侯圭璧百代相仍
帶礪山河千齡不絕腰鞬紫闥方申禦侮
之勞荷戟丹闈式展干城之效

下缺

左右千牛衛一條

杜俊對仗遺箭於仗內御史彈付
法

杜俊幼乏過庭少虧函丈濫荷苴茅之蔭
叨居蘭桂之叢故得佩鞶龍軒腰鞬鳳闕
不能翕肩歛氣對黼帳以兢媿俛首由躬
臨玉階而側足豈得欽承聖旨曾無戰灼
之心侍奉天威敢縱胡盧之笑掩口胡盧而笑石慶
謹厚未著於朝儀鄧通驕淫已塵於國典
不恭之罪付衛磔以懲科無禮之徒從日
碑而訓戒漢金日磔見子戲於殿上殺之武帝曰吾戲之耳雖仗內落箭未
見遺弓律有正條相須乃坐二罪俱發自
合從重而論一狀既輕不可累成其過

左右監門衛二條

衛狀稱揚州貢大人魯敬身長九
尺力敵十夫配上押門兕鹿酗酒
不堪宿衛請退還本邑

銅街八會開十二之通門金城九重列三
條之廣路嚴局設禁隨日月之昏明秘鍵
疑規順陰陽以開闔龜鋪掩映對金馬以
翻光鸛紐參差間銅人而亂色押門守當
必藉身材擊柝防閑良資壯健魯敬家臨
海曲稟大海之精靈地適江濱得長江之

粹氣容儀絕大骨節非常批熊拉虎之威
扛鼎翹關之力馮勤八尺相貌過人虞延
十圍英資出衆置之階陛可以起發朝端
列以宮闈足可光輝廊廟昔季布使酒響
振於河東樊噲飲卮功高於霸上典韋長
啜身為時傾蔡裔雄聲才堪國用兗麓小
失可峻之以刑書醜酗微愆可懲之以清
憲宜漸戒勵未可退還

將軍魯慶諸州租庸多被欺賄賂
入已始給門牒船車壅滯進退無

由

魯慶位在監門職惟防禦理須攷二匪懈
恭慎小心取二恪勤方崇大畧察姦非無
隱伏知左道有孤虛上思郅憚之心下戒
田仁之失但任土所貢玉帛星繁稅熟貢
新糧儲藏積赤馬之舸萬里連檣青牛之
車千艘接軸豈得不遵公法直縱私求故
作躊躇專為頡頏鶴綾未入遂高卧而閒
閒鳧鎗忽來卽傾身而急二賍賄溢室謗
訟盈庭外不懼於乘驄內無慚於相鼠待

知贓估方可論刑宜更推窮以實裁斷
左右屯衛二條

都留守左右屯衛將軍王林狀稱
駕在西京恐有警急請屯兵於宣
仁門外以備非常

皇天震怒發雷電以申威聖帝除殘用干
戈而肅殺莫不先聲後實轉敗為功就逆
命以迎師因不庭而動將五十二戰非黷
武而窮兵二十七征蓋除兇而剪暴期門
七業列刃以攢鏃衛尉八屯警晝夜而巡晝

五林位叅八校職列五營朝檢察於周廬
夕嚴更於徼道請於都郭別置屯兵思患
預防不虞先備但王者之貨藏之於天下
王者之師守之於海外以騎數十振彼威
容卧鼓歇鞍示其閒暇豈有置兵城內列
騎街中百賊扣門萬夫何用掩扉拒寇終
為自死之人入井迯災乃是成埋之鬼虎
豹在檻無復施其爪牙鷹鷂處籠何以張
其羽翼繫猿廡下求其趨捷之功絆驥庭
中責以超驤之用五尺童子尚以為愚三

事大夫若為通許所請無理告記為宜

飛騎將軍劉恭旂力強群弓馬超
衆眇其一目恐不堪侍奉欲放歸
鄉里又惜其身材

主上股肱是為心膂漢高之得樊噲廓去
妖氛曹公之有典常克寧寰宇劉恭力齊
烏獲勇若專諸非無孟悅之才實兼任鄙
之狀登城斷布所向無前荷石投人誰當
餘勇越穆門之宇俊健有聞舉大國之關
驍雄可尚昔子夏喪目猶講授於西河左

丘失明亦脩書於東魯殷堪雖眇作牧於
江濱丁儀止婚興嗟於魏帝用大掩小棄
短從長川澤納汗山藪藏疾蛇銜輝乘不
以細類為嫌虹氣連城不以微瑕致損大
材可錄小疹何傷既要所須宜依舊定

左右武衛二條

將軍任季狀稱於蔚州飛狐口累
石川灌以鐵汁一勞永逸無比狄
之憂

地稱窮髮星應髦頭既蹠匈奴寔為驕子

國宜羊馬逐水草以遷居境帶風塵抗沙
場而雜處霜寒弓勁虜騎擾於邊庭月滿
兵強胡笳匝於荒徼五千深入李陵於是
失機十萬橫行季布猶其未許任季忝司
武衛謬典戎昭旣霑攔錡之班須委韜鈴
之畧昔漢屯上谷未遑中權秦築長城惟
聞下策乃欲出塞杜賊閉關防胡累之以
石牆灌之以鐵汁長茲賊氣沮我軍容生
敵國之凶頑示中州之懦怯但飛狐險徑
與天地而同開度鴈危峯共山河而並立
咽喉塞絕血脉無以通流谿谷潢澶川澤
如何引氣上虧天道下費人功無益皇威
有同兒戲

又請削檄於塞上數千里釘以刺
突厥馬蹄斷賊北道

窮沙迤迤南北千重絕漠蕭條東西萬里
豈有釘檄遍地斷十角之人蹤鐵椿插荒
刺三邊之馬足未逾數月朽木先摧不及
周年危根遽爛費功庸於北塞人力已殫
防寇賊於南庭馬蹄無損此愚夫之淺計

非達士之宏圖未陳英將之規却被夷人
之笑不如命李廣選郅都斷獯鬻之咽喉
截賢王之右臂玄甲鏡野朱旗絳天掃鷄
鹿之妖廓鯨鯢之侵去而勿逐來而必擒
織絲網以障魚張布囊而待鼠兔游犬室
詎有還期雀入狙叢終無去處上智之筭
此謂攸宜下愚所裁斯爲長策

左右領軍衛二條

將軍宋敬狀被差礪恐冰合賊過
請差州兵上下數千里推冰度存

通鑑

蠻夷猾夏肇自遐年獯鬻不臣匪惟今日
獫狁孔熾太原稱六月之兵冒頓不恭平
城有七朝之弊儒學之士守玉帛以和親
介冑之夫勵金旌而薄伐宋敬身參八校
名班五戎分銅獸以握兵佩銀龜而按節
長驅鹿塞須崇衛霍之勳直邁龍班宜建
班張之效祇如千尋紫塞遠接天山萬里
黃河遙通瀚海鴈飛霜早擁積雪而埋雲
狐聽有初時層冰而裂地浮澌嶽聳詎煩

王霸之機累凍天平無勞宋玉之請斯頭
河宗肅令風伯申威既夕破而晨疑亦朝
開而暮合

中郎將田海請於舊長城塹東至
遼海西至臨洮各濶十步深三丈
並仰審利害

區二病卒遂與造化爭衡瓊三平人擬共
陰陽角戾下泣添浪爲拙已深低身負天
在愚何甚匈奴獷俗戎狄獸心爲惡比於
豺狼作逆愈於梟獍同夫猛虎饑乃食人

類彼蒼鷹飽則高颺漢施亭候三邊於是
不虞秦列長城四海由其大亂東漸巨海
西至流沙路阻三十六蕃途徑八千餘里
掘三丈之漸下徹九泉濶十步之壕傍通
萬嶺鬼兵是役尚自難全人力所營如何
克濟邊夷未損中國已空非直頓失天心
亦復徒傷地脉所請非許無理在知

左右驍衛二條

疎勒鎮軍大使左驍衛將田慎名
狀稱安西路遠沙磧極深國家鎮

過甚為勞弊一住十年死亡殆盡
欲益反損請停四鎮

狼望蕭條龍堆莽蕩迤邐白蘭之表迨述
蒼松之外傍通鬼域遠絕人區綿亘三十
六蕃經過數萬餘里公主遠嫁徒聞黃鵠
之歌高昌入朝即動金驢之唱陳湯斬首
之烈遙靖
邳支與超定遠海戊巳校尉鎮靜遐荒都護
羌夷招携異域田慎名參越騎位典戎韜
仗節烏壘之前揚旌絳賓之右不能因利
成便躡克國之英規矯制申功展陳湯之

盛績羸師遠入追廣利以長驅煮弩充饑
慕耿恭之無退豈得暫辭艱弊不顧宏圖
纔任十年即停四鎮功無縮地阻境界於
邊庭虛奏聞天失威嚴於大國遂使皇威
曠蕩冀漸於流沙聖澤滂沲不行於近蹟
區二炎漢猶拓土以開垣赫二隆唐擬抽
邊而削地誠合解退以肅朝章所請無端
告記為允

郎將侯珪使西域市馬屬磧石乏
食遂將齎馬價糴食以救之並免

饑餓御史彈不承制命擅用官物
大宛之國舊出名駒小月氏郊素宜良馬
出陽關而直望但見平沙歷險固以遐征
惟多積雪秋風且慘白日黯而將昏寒雲
夕愁黃塵暗而無色斜衝馬弋直指龜茲
踐無雷之舊墟馳霜之故地東道之駭
仍未交關西迴之兵輒爲期賑但重人賤
畜徃哲之嘉猷救死扶危明王之盛事若
適逢兵餓汲黯之擅無傷矯費家資敬聲
之狀無捨栢臺奏劾合宜嚴科棘署論刑

更宜推鞠待知的狀方可量裁

左右率府二條

御史彈東宮每乘牛車微行遊諸
寺觀左右清道元不設儀使殊失
禮容所由率丁讓等並請付法

天孫東岳有國之元儲帝子前星通邦之
上嗣河海重潤控玉檻以疏源日月重輪
順朱囊而叶度位隆金榜青方列長子之
官望重銅樓紫極纂承祧之業濟南鳳集
天骨已彰清河蛇蟠靈資早應丁讓職惟

清道務掌干城列羽衛於瑤山典戎旗於
望苑自可畫堂之側肅_二霜戈甲觀之前
森_二電戟何得安細針於座上竟未匡毗
帶長劔於街中曾無覺察遂使盤遊無度
玩好非宜日遠之對蔑聞星流之瑞徒應
昔乘小馬尚敢譏嫌今駕大牛深乖典則
所由既不匡正群下竟未上聞虧失朝章
理湏明法

東宮無事輒發四府兵獵未經奏
許所由不言有虧國法

重離明兩允屬利貞一日三朝寔歸仁厚
府官等肅承蘭殿虔奉桂宮識金玦之無
歸知玉牀之可惜春弦夏誦之訓先有常
儀冬詩秋禮之規非無永範何得不遵彝
教專事荒淫逐迅羽於長林接輕肥於淺
草南坡射雉好樂無厭東門逐兔長驅不
已籠山絡野恣盧犬於平原冒雨侵風縱
蒼鷹於廣澤一兵一馬皆奉嚴符乍出乍
歸皆憑獻表進不能諫退不能言虛曠國
班謬尸天祿並宜削出審擇賢才自然鶴

禁長清龍居永肅

太廟郊社二條

太廟郊社令朱景方行大祀乃於散齋而弔喪御史彈付法大理斷官減一等徵銅五斤

大祫之禮列聖之攸先吉禘之儀明王之令典莫不遵崇祖考敬事神明既申如在之容聿起不欽之罰若嚴禋有則赤鴈降於祠宮祭謁無虧白鶴翔於清廟則有輕饗薦黷齋明肅承顧廟虔奉祕官方行盥

滌之規有事宗禋之典龍旂是禱脩竿踏蹕馬信來朝威儀肅二理須恭敬乃志靜慎其心玉瓚之獻克脩金壘之壽斯薦何得散齋之日迓祉之辰周澤之絜無聞荀彧之容先發長驅馬足使過元伯之家頓作驢鳴乃向仲宣之室不恭之罪法有常科失禮之愆宜從明憲官減一等銅坐四斤數外更徵未為通允

二月有事於太社太常博士馮敬有大功喪隱而不論遂以行事付

法科罪

社爲土主稷是穀神侑以姬周之祖配以
列山之子納錄受圖之哲乘乾執契之君
莫不崇上其道肅恭其事夏殷履運仍開
松栢之禋漢祖登朝復設枌榆之祭分其
玉帛建五色之靈壇薦以牲牢具三清之
芳酌八音間發六舞交馳社主享而呈休
明靈歆而降福命三老率百神應瑞雀於
青疇掃飛蝗於翠畎則千倉歲積三晨之
蓄有餘萬庾年登九載之儲斯溢馮敬身

居典禮職在秩宗應知六祝之詞頗達六
祈之訓帶斯凶服輒入禮宮御史奏彈雖
言奉法詳刑結罪須按科條廟享誠則有
違社稷元來不禁彈無及坐律許執文枉
被疑霜理宜清雪

大樂鼓吹二條

大樂令盧慶狀稱五帝殊時不相
泐樂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請改聖
朝樂名大象天下往極爲號又應
國姓

古之天子制禮以安人昔者明王作樂以崇德移風易俗感至德而厚人倫快耳娛心感鬼神而通教化調茲六氣徵主夏而角主春導彼五音宮動脾而商動肺天則不言而信故奏雲門以祭天地則不動而生故奏咸池以祀地道則無象而化神則不怒而威故暢之以鍾鼓娛之以絲竹廉直正誠之響發而人肅恭麤厲猛毅之音生而人剛健哀思為亡國之典其政凌遲怨怒為亂世之音其風轉替故詳其律呂

師曠知其盛衰察彼軒懸延陵識其興廢自王澤既竭風雅莫流文侯聽鄭而不寢孔子聞韶而忘味桑間濮上流宕忘歸下里巴人奔波逐遠聖朝均四暢調八風聽鳴鳳以和音命飛龍而度曲上通咸夏式隆殷薦之儀俯定莖英允叶昭容之典歌丸序諷六詩聞其音而聽和省其文而心正盧慶職參樂令匠典倡優履師摯之前規躡曹褒之后躅以為質文遞變禮樂殊途輒進嘉名深陳雅稱執大象而天下往

其德彌長行大道而海內和其風載遠命
伶倫而討韻雅合夔鍾召荀勗以調聲自
諧牛鐸千童萬舞共朱鴈以齊行八佾九
歌將赤蛟而合節尤禪盛化甚益皇明宜
下太常先宣美號

鼓吹令王乾狀稱鼓吹鹵簿國家
儀著器具濫惡請更改脩製禮部
員外崔嵩以府庫尚虛此非急務
判停

鳧鐘隱二隨九變以交馳鼉鼓逢二和八

音而奏間或短簫橫引朱鷺鏗鏘或長笛
手吹紫騮凄切東宮所設殊非列代之規
平閣爰施亦匪先王之制然國家儀著須
應禮經既崇鹵簿之班又惠功臣之錫既
爲濫惡宜即改脩豈以藏虛遂云非急有
家有國朝章不可暫虧去食去兵禮樂如
何輒廢王乾狀請崔嵩判停爾愛其羊我
愛其禮速令鳩集勿請狐疑

太卜太醫二條

太卜袁綱善卜所言立驗有術士

榮儼夜無故被殺不知頭首使綱
筮之竟不知賊處御史彈綱情有
向背而不言付法

楓天棗地觀倚伏於無形方智圓神察幽
明於未兆百年鼠卜尚辨吉凶五德鷄占
猶知禍福長安季主不以榮辱存心蜀郡
嚴平不以衣冠介慮袁綱雅望四光妙達
二臣榮參九筮之班藝審千著之訣東方
朔之暗射指掌可知淳于智之精通毫厘
無失均趙達之迴筮要妙知神比吳泰之

求 縱橫必中有蛇啣筆立定徽祥有蟻
開封行看潤澤遺弱冠於獵所逆見繇辭
懸馬鞭於樹間預知貧富如斯術數寔繁
有徒榮儼薄解醫方微知小伎遭費禕之
刺客遂殞輕姿過袁盎之讎人俄傾重耳
真知賊首須察真踪綱為研尋竟無的狀
將為隱避爰被奏彈理須直守正途不可
偏拘小節何也龜稱聖智不能免宋元之
鑽龍號神明不能曉夏豢之罔郭璞洞林
之妙竟被嚴誅京房明易之微終從大戮

智有所不察神有所不通即處重刑恐虧
平典

太醫令張仲善處方進藥加三味
與古今不同斷絞不伏云病狀合
加此味仰正處分

五情失候多生心腹之災六氣乖宜必動
肌膚之疾絕更生之藥必藉良醫之返魂
之香誠資善療張仲業優三代方極四難
非無九折之能寔掌萬人之苦郭玉診脉
妙識陰陽文繫觀心巧知方寸仙人董奉

之靈杏足愈沉痾羽客安期之神棗攻茲
美珍華陀削胃妙達古今仲景觀腸譽聞
寰宇聖躬述譴謹案名方肅奉龍顏須窮
鵲術豈得不遵古法獨任新情棄俞跗之
前規失倉公之舊軌若君臣相使情理或
通若畏惡相刑科條無捨進効斷絞亦合
甘從處方即依誠爲苦屈刑獄之重人命
所懸宜更裁決毋失權衡

太史刻漏二條

太史令杜淹教男私習天文兼有

玄象器物被劉建告勘當並實

粵若顓頊命南正以司天昔在帝堯列東宮以賓日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時乃不惑自秦稱金鬻叨五勝之宏綱漢起玉鷄叶三微之遠度徵洛下命唐都攷大衍之始終

步太初之盈

縮四營因之式序八變所以無差五星叶度於上萬物和平於下杜淹位參羲仲聲振子韋覽沮誦之前規遵史談之舊典星聚東井逆辨休徵月犯少微懸知應變使

車已發無違寸景之期御在真干不爽分毫之信官居太后夙已上聞宋起真人預為先覺譙周之論蜀滅王立之說曹興此列代之攸欽邦家之要籍淹之少子雅愛其書習張衡之渾儀討陸續之女象父為太史子學天文堂構無墮家風不墜私家不容輒畜史局何廢流行准法無辜按宜從記

漏生夜睡不覺失明天曉已後仍少六刻不盡鐘鼓既晚司官失朝

挈壺所掌司刻成班銅史分曹金徒啓位
陰虫成魄恍惚如神靈蛇吐津希夷若鬼
日不藏往晦明之所莫違月不爽來寒暑
由其順序自三苗亂政五霸任權史官喪
紀疇人廢業孟陬於焉舛候攝提所以垂
方五日不分六夜無辨聖朝脩百王之弊
政舉千載之頽綱龍首應時鷄人合節大
小之候共砌莢以凋榮昏旦之期逐官槐
而舒卷二分二至無虧余遂之蹤大餘小
餘允叶容成之度何得漏生弛慢吐號乖

宜朝官顛倒於衣裳街吏失期於鐘鼓齊
君望曉莫聽鐘聲京尹失時空奔馬足漏
司乖錯准法論刑

良醞太官二條

會期日酒酸良醞署令杜綱添之
以灰御史彈綱二款好酒例安灰
其味加美不伏科

上稽軋象列酒旗之星下鑿坤儀制酒泉
乏鄰杜康至妙肇發馨香儀精微爰施麴
藥甬之於宗廟可以歡享石神開之於冠

婚可以諧和百姓杜綱名班釀署官列醞
司漢明五齊之規頗解十釀之法竟未審
心丸醞之方曾無介意鷄鳴下酸取蘭香
而桂辛鳩集為徵遂棗酸而梅醋懼貽灾
譴家世縱奸訛頓下生蠅之灰用添浮蟻之
味遂使聖人賢者變易常滋從事督郵乖
違差官性事窮理盡方啓遁詞觸網掛羅妄
稱前例豈得索郎清德橫被加誣巴仰實
功上遭塵點既虧竹葉之術宜從棘木之
科

太官丞李休供祭餘胙肉少依問
款稱太常博士王均每分肉取常
多郎中吳爽拔劍割肉而去

在祀與我國之大事祭公不宿人之常禮
班賜神惠多少先有成規輕媿鬼餘賢聖
非無舊識明目疏趾具在常經剛鬣柔毛
備諸彝典李休位露主守職縮太官雖無
負鼎之功實委操刀之任餘胙肉欠頗有
指歸依問款詞具陳萌緒為郎中吳爽強
割逾豐博士王筠叨分太廣拔劍割肉媿

方朔之能仁詣府退魚謝公休之貞潔匪
張華之職分數粒仍多同許之無厭百
斤不足非慙非耻與草狗而不殊惟暴惟
貪共茅鴟而莫別深虧雅躅寔蠹名流宜
竄遐荒式清朝列

掌醞珍羞二條

光祿寺卿楊裕狀稱掌醞署令呂
建居官清整不邀名譽忠肅奉公
未蒙進考

籩豆之事各有司存罇俎之間非無主守

陳之郊祀可以接神明用之禮儀可以寧
邦國蚘醢鴈醢之類百代相因龍醬蟹醬
之流千齡不易呂建策名膳府委質庖官
旣掌兔羶寔司蛟鮓鶻寒四獸之腊罔不
留心羊鮓五侯之鯖曾無注意鹿牙之糝
馬齒之鹽點以鳳林之醋飲以烏程之茗
孟宗遺母猶避嫌疑杜預餉人惟求免罪
忠以奉上酌貪水而彌清廉以當官置脂
膏而不潤朱文季執心強直榮位騰遷黃
叔度獨守恬虛聲名籍甚不求於物遂被

疾於孤醒不屈於人終見排於衆醜楊回
三逐盛德宜收張季十年公平可錄理宜
甄拔以勗朝班

珍羞令趙慶諸州所進口味割截
餉送權門每得好官衆共談薦名
實相反深虧國章

趙慶佞媚爲姿諂諛成性貪殘不軌獸中
之有餓狼輕薄無儀人間之有猥鬼江淮
果物荔枝龍眼之珍河濟飴糖米粳馬鞍
之妙石蜜百花之藥味是蜂調甘瓜五色

之香國疑鶴集豹胎龍脇鳳腊猩唇越俗
鳴蟬之稻安定咽鳩之麥趨起雉伏謁宰
輔之車前踧踏蛇行拜公卿之馬首諂事
賈謐阿附董賢徒有事於苞苴不自侵於
機杼盜家財而餉家長人路難通偷杜酒
而勸杜神冥途未許鼠竄求道小人引之
以爲能狐媚取容君子得之而不貴宜從
斥逐以肅群寮

籍田親蠶二

廩犧令王堯上封事准禮諸侯九

推令之刺史古之諸侯今刺史無籍田處不可以訓農

漢書十志農為有國之基洪範九疇食是生人之命由是古之聖主躬事三推昔者明王親行萬乘鼉鼓震地鸞輿動天聳鳳蓋以來雲建龍旂而拂日青壇岳立翠幘煙平百司於是駿奔三公以之肅事紺轅黛耜克遵應劭之儀綠耦朱紘允備曹褒之禮周宣王之寢廢自有前譏漢文帝之遵崇斯為后則王堯職參廩署位掌甸師

欽承北極之尊祇奉東郊之典欲使戴冠之詠無替於前脩保介之容有崇於古訓潘岳創賦備陳執耒之端曹植為文具述躬耕之美以今之刺史古之諸侯既稱字養之官寔曰教人之首若令沮勸必在躬親此雖識於朝三猶未閒於暮四祇若壇飛羽爵便為勸稼之方門列春牛即是趨農之候更施別法於是為煩

皇后親蠶諸侯之小君古者亦有蠶室今廢其事不可以率下

平土就蠶彰乎曩烈亘山成繭著自前書
爰崇黻冕之宜遂展鞠衣之範暨乎姑洗
應律甲乙司辰鳴鳩醉榘之朝戴勝降桑
之日鴛帷就列一十四位導其前鷺服斯
臨百二十官隨其後鑿鑣順動翠蓋鬱其
參差鳳轄徐飛翟扇紛其容裔懿筐是執
柔桑是攀勸以女兒之蚕收其園客之繭
三盆事畢可獻之於王公五服功成可陳
之於宗廟昔三王季末五霸凌遲禮樂自
出於諸侯征伐不由於天子遂令列國命

婦竊三宮之禮容連伯嬪嬙僭九重之祕
式聖朝八紘同貫四海爲家爰徃帝之澆
風削前王之弊政自我作古何禮之拘化
俗調昞斯爲折中王堯所請理未通方如
愚所裁告記爲允

導官旬省二條

導官署令姚泰盜用進米二十石
上米倍四十五價次絹估三十價
斷絞不伏

務農重穀曠代之彝典稅熟貢新經邦之

雅訓金不可食輕瑞銑以投龜玉不可衣
棄和珍而抵鵲一日不作天下受其饑三
載斯盈海內霑其潤磨廬而耨百谷所以
繁滋駟象而耕三農以之告稔彩鷄屢見
非無白壤之儀春鳥不鳴自有黃雲之應
姚泰策名列署受委導官專司瑞鵲之禾
實主鳴蟬之稻赤鳥集耨冰粟千倉黃雀
隨犁秋苗萬畝五種燕飲之粲粒若流珠
六月糶白之租精如散玉豈得安定之麥
不進中宮長安之米竊留私室刑名極峻
則狀當絞坐准

法焉可逃情狀難容死有餘譴但平賊定
律必依高估供進所須宜從極價論次縑
龍筋鳳髓判卷下

附錄

唐書列傳節文

見八十七卷

張薦字孝舉深州陸澤人祖鷲字文成早
惠絕倫為兒時夢紫文大鳥五色成文止
其廷大父曰吾聞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鸞
鷲也若壯殆以文章瑞朝廷乎遂命以名
調露初登進士第考功員外郎騫味道見
所對稱天下無雙授岐王府參軍八以制
舉皆甲科再調長安尉遷鴻臚丞四參選
判策為銓府最員外郎員半千數為公卿



稱鷲文辭猶青銅錢萬選萬中時號鷲青
錢學士一時晚進莫不傳記武后時中人
馬仙童陷默啜問文成在否荅曰近自御
史貶官曰國有此人不用無能為也新羅
日本使至必出金寶購其文終司門員外
郎



唐文成龍筋鳳髓判兩卷係南宋中之
精必者文成在朝由外夷內監不飲敬則
世人之品以即可知矣後經宣侍御石藏
尤足寶貴也

道光十二年辰三月上澣嘉興錢玉樹識



